

笔走老美 肖复兴专栏

黄昏时的大雁



小学的教师二三十年。著有杂书多种。
肖复兴，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。曾到北大荒插队六年，当过大中。

我住的小区，有一泓小湖，三面环楼，一面紧靠一片茂密的林子。早晨和黄昏的时候，常常可以看见一群大雁从林子那边飞过来，雨点似的落在湖中嬉戏，然后上岸散步或觅食。岸边，有一座凉亭，我常常坐在那里，看大雁飞起飞落，成了这里一道百看不厌的风景。

我刚来美国时是初春，那时，林子刚刚回黄转绿，见到的大雁都是一家一家子的，特别有意思，都是大雁爸爸和妈妈一头一尾，把刚出生不久的小雁夹在中间保护起来。还特别有意思的是，每家的小雁不多不少，都只有四只，我不明白其中的道理，莫非它们也计划生育？那时候的小雁毛茸茸的，和小鸭子似的，在大雁中间整齐地排着队，一跑一跳地走着，特别可爱。

还有一件更有意思的事，有一天黄昏，大雁落在湖中，正向凉亭这边游来，我忽然看见一位长得非常胖的白人妇女，走到了岸边的树阴下，手里拿着一个纸袋，等到另一只小手也伸进纸袋，同时一个小脑袋从她肥胖的身后露出来，我才看见还有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，和她一起争先恐后地从纸袋里掏东西，撒在湖边的草地上，然后转身就离开岸边，走过小马路，回了路旁的楼里，一定是住在那里的。我不知道纸袋里装的是什么，猜想大概是面包屑或别的什么吃的东西吧，因为不一会儿，大雁纷纷上岸，来不及抖擞身上的水珠，开始弯着脖子低着头，啄食草地上的东西，吃得美滋滋的。等它们吃完了，又游回湖中，或者索性从岸边飞走，将影子让夕阳打在湖面上。

如今，四个月过去了，小雁已经长得和它们的爸爸妈妈一样大了，上岸来再不用夹在爸爸妈妈中间排队走了，我已经分辨不出它们当中谁是当初的小雁了。四个月时间，我每次坐在凉亭里看这群大雁的时

候，只要是黄昏，准能看见这个胖得跟啤酒桶一样的妇女（她的那个小男孩有时会跟着有时候不跟着），拿着纸袋子，等候大雁快要上岸的时候，把纸袋里的吃食撒在草地上，然后转身回家。

那样子，特别像我们的折子戏《拾玉镯》里那个女子喂鸡的样子，几乎每天黄昏上演同一出戏，重复同样的动作，让我特别感兴趣，觉得非常有趣。每天黄昏，等待着大雁的飞来，等待着她的出场，成了我寂寞生活的一段插曲。

应该说，这段插曲是动人的，因为事情能够坚持做四个月，做到从小雁一直长成大雁，都是不容易的，都是值得尊敬的。更何况，她只求耕耘，不问收获，大雁毕竟不是《拾玉镯》里的鸡，可以给她家鸡窝里下蛋，还可以卖给人转而结成姻缘。

前两天，突然高温来袭，每天最高温度达40℃。天旱热得湖水瘦了一圈，岸边的草枯黄了。我已经连续两天黄昏没有看见那位胖妇女出来喂大雁了，想是天热或者病了的缘故。非亲非故，只是一群大雁，况且小雁都已经长大了，她歇一歇了。

第三天黄昏，就在大雁已经上岸来了的时候，我看见那个小男孩跑了过来，一直跑到大雁的身边，把手里的那一纸袋吃食一股脑地倒在草地上，那群大雁立刻围了过来，争先恐后地啄食起来。我很想走过去问问小男孩，怎么你妈妈没有来呢？没等我走到他身边，他已经转身飞跑进了楼。我走到专心致志啄食的雁群前，第一次数了数，一共十八只，心想是三家子呢，《拾玉镯》也别有一番风味呢。

第二天黄昏的时候，我又看见那位胖女子，她手持纸袋继续出现在岸边的时候，夕阳给她凹凸有致的身子镀上了一层金边，心里忽然冒出这样一个念头，要是胖女子演《拾玉镯》，也别有一番风味呢。

个别生活 易水寒专栏

第六伦



书，写过很多短文，密集反映时代进程。
易水寒。七零后，河北人，现居长春，供职于某媒体。出过八本

我们谴责某人时，常说他违背人伦。人伦是什么？按中国传统文化中讲的，就是“父子关系、君臣关系、夫妻关系、兄弟关系、朋友关系”等“五伦”。这五伦各有规则，比如兄弟要长幼有序、朋友要有情有义等。台湾学者韦政通在这五伦外又加了“第六伦”，即人与社会的关系。因为五伦说的都是与身边人的关系，而韦政通强调与陌生人的关系。梁实秋也写过一篇名为《第六伦》的小品，调侃主人与仆人的关系。这就是恶搞了。不过，要是让我来写“第六伦”，我想应该是人与动物的关系。

按说，人和动物都是宇宙中的孤儿，应该相拥取暖，互相照顾。但人类干大了，就六亲不认，露出了狰狞面目。动物于人类来讲，似乎只能分为两类：一类是能吃的，一类是不能吃的。不过到现在我还没发现不能吃的动物。都说老鼠、苍蝇恶心，照样有人吃得津津有味；河豚、蛇、蜈蚣含有剧毒，还是有人“拼死吃河豚”，就连虱子、跳蚤这类不足以塞牙缝的昆虫，也有人吃。小时候常见邻居二大爷坐在门口，从旧棉衣里捉出虱子来放在嘴里嘎嘣嘎嘣地嚼。虽然不是以充饥为目的，但虱子终究丧命于人类之口。真正不能吃的，大概就是不易捕捉、不易处理的动物了。说人类与动物是吃与被吃的关系，应该没错。

当然，也不能把话说绝。人类中还有一批素食主义者。他们是异类，也是划过星空的一道光。据说纯素食主义者只靠植物类食品维持生命，不但拒绝一切动物肉，而且连蛋、奶制品甚至蜂蜜都排斥在外，也不使用动物制成的商品，皮衣、皮鞋、皮带、皮包和含动物体成分的化妆品等等，一概 pass。素食主义者除了身体力行，也会采取各种方式向世人表达他们

的信仰，希望拉来更多的同好。虽然我戒不了肉，但还是愿意向他们致敬，毕竟，他们身体力行了。

我讨厌的是另外一种人。比如，有人哭着喊着说，人类不能吃狗狗和猫咪之类，理由是他们是人类的朋友。我就想，难道螃蟹天生是人类的敌人？你凭什么把大闸蟹煮个通红，开膛破肚大吃其蟹黄？这种霸道行为，已经有国际化趋势。欧洲人养狗当宠物，却把牛肉当正餐，他们就抗议韩国人吃狗肉。而韩国人还真听人家的，一边不服气地反驳，一边没底气地改吃牛肉。据说今天在韩国，只有那些没品的中年男人，才偷偷摸摸到小馆子里吃狗肉。这就太矫情了。如果说人生而平等，动物何尝不是？牛和狗谁高谁低？这边厢生下来活该被人吃，那边厢天生就是人类的朋友，谁有资格进行这种划分？

更有一种人，不吃动物，却指使动物“吃”人，养一只藏獒在小区里乱转，咬遍四邻无敌手。亦曾见一女抱狗进饭店，且与陌生人合桌进餐。被逼合桌的客人，眼见对面主人与狗你一口我一口，只得匆匆放下筷子，逃也似的买单走人。从卫生角度讲，人打喷嚏要转过头去，狗就不一定，没准儿还会拉到桌上，这种潜在的威胁，是让其他食客恐惧的。有的主人喜欢说，我家狗狗讲卫生。但子非狗，焉知狗不拉？对动物有情有意，却显然不是人类的好朋友。

归根结底，“第六伦”看似是人与动物的关系，其实还是人与人的关系。动物们对人类的态度几近一致，就是一个字：躲！离人类越远越好。但人类对待动物的态度，内部意见并不统一，吃还是不吃它们，如何吃，都是问题。所以五伦易搞定，第六伦的实现则路漫漫其修远兮。



纪录片《睦邻》、《生命的几分之几》、《消耗在路上》等专著，参与编导《兄弟》、刘武，导演兼制片人，曾任大学讲师、新闻记者，出版过《醉里看

以文为戈 刘武专栏

异托邦

一般人可能听说过“乌托邦”，而没有听说过“异托邦”，解释这个名词之前，我先来说说两个人。一个是不久前去世的寒春老人，不少50岁以上的中国人大概知道这个名字，她是一个在中国养了62年奶牛的美国人。

这个美国人原本是核物理专家，曾与杨振宁同学，是美国参与首批原子弹研究和制造的少数女性科学家之一，而且是小说《牛虻》作者伏尼契的孙女，并在中国第一个拿到“外国人永久居留证”。2003年底，她的丈夫、86岁的美籍专家阳早因病去世。寒春执意在讣告上添加了一句“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”的评语，她解释说：“我们在中国待了一辈子，是为了信仰而来的。”

寒春夫妇在中国享有部级待遇，但两人生活异常朴素，做人也简单率性，从不讲官话、套话。他们一直居住在北京昌平小王庄农场的平房中，简陋得难以想象。有关领导多次劝说他们换个住处，可劝了好几年两人还是不搬。最终农场几个挤奶工去劝，寒春才答应将返潮的地面修理一下。

为什么一个核物理专家会放弃自己的专业，跑到中国养一辈子奶牛，而且甘于朴素的生活，一直居住在简陋的农场中？用寒春自己的话说，他们是“为了信仰”。

而另一个也是外国人，名叫卢安克，他毕业于德国汉堡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。从1997年到现在，他在中国广西的贫穷大山中已经待了十多年，辗转多处山村，过着简陋的生活，免费教育留守儿童，感动了众多中国民众，被网民誉为“白求恩”、“洋雷锋”。2006年，他被列入中央电视台“感动中国”候选人。

据说，这个德国人在广西义务执教十几年，从没有收受过学校一分钱工资。他每年三四千元的生活费都由他远在德国汉堡的父母提

供，月支出不超过200元，还要节省下一部分来印制有关的教学材料，或帮助家境贫寒的学生。

为什么一个发达国家的青年会放弃自己舒适的生活，跑到中国的山区待十几年，并甘于贫穷的生活，与那些留守儿童生活在一起？用他自己的话说，他是为了“做别人不能做或不愿意做的事，我就有价值”。

我知道，绝大多数人很容易将寒春、卢安克归纳成“理想主义者”，这样解释他们的行为比较符合媒体的需要，也容易让大众理解，其另类的含义就是普通人没法像他们那样，因为他们太过于崇高、理想。

事实上，借助“异托邦”这个概念来看待寒春和卢安克，会更切合实际。“异托邦”这个名词出自法国结构主义学者米歇尔·福柯，他认为“乌托邦”（utopia）是世界上并不真实存在的地方，而“异托邦”（heterotopias）却是实际存在的。以西方发达社会的眼光来看，中国社会就是一个“异托邦”，反过来说，西方社会对我们来说也是“异托邦”。而将异域理想化为人间乐园，是人类共同的一种心理。

对寒春、卢安克来说，中国是他们的“异托邦”，而对中国人来说，寒春和卢安克也是我们的“异托邦”。人们都把理想的东西放在别人那里，而不相信自己也能坚持理想。

几年前，我去印度孟买时，专程去曾经牺牲在中国的柯棣华大夫家中采访，见到了柯棣华的三个妹妹，她们住在一幢普通的楼房中，房间小得让我难以置信。可在中国，柯棣华也是个“白求恩”式的人物，他们是中国人心中的“异托邦”，就像现在我们看到的寒春、卢安克一样。我感到欣慰的是，世界上真的存在过那种充满理想的人物，不管他们来自哪个国家。

江湖再见 韩松落专栏

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



用文字使生命繁密，用影像使人生体验增值。
韩松落，西北人，居河北，写专栏，做小说，看电影，

邓丽君在歌里唱：“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”，若在“非典”时期，这歌曲听来一定有几分恐怖。不过，老情人的气息和习惯，虽不比HIV，感染来了，还不是一样丢不掉？

比如莫文蔚，曾有名言：“初恋男友教我讲德文，星仔教我品尝红酒，而冯德伦则教我谈恋爱要开开心心。”初恋已经结束了，但德文不可能全忘了，以至于她现在会五国语言；周星驰已经是往事了，但品尝红酒的习惯不会丢了，所以她的葡萄园梦想已经全国著名，出席“A Total Italian Experience”酒会，她又一次表示（请注意，她当时使用的是“流利的意大利语”），希望退休后在佛罗伦萨买地建酒庄，享受酿酒和骑马的写意生活。

而今她和冯德伦分手，“开开心心”的习惯，大概还会保持下去吧。在新的伴侣面前，她开开心心，品着红酒，行走欧洲，说着流利的德语。留住他的习惯也好。人到了一定年纪，携带这些习惯，犹如随身携带老情人博物馆。

但谁说这种感染不是好事呢？谁说这不是另一种学习？张艾嘉的音乐成就，难说不是自罗大佑李宗盛处感染而来？麦当娜的百般武艺，也铁定是从众多绝技在身的男友处感染而来。

至于我自己，跟作为银行职员的A在一起后，学会了理财；跟B学会了家务小窍门，煎鱼前用

姜片把锅底抹过，可防粘锅，择辣椒，把辣椒蒂向里按进去，再拔出来，连蒂籽都可择得干干净净；跟C尽管分开多时，却和她的弟弟成了好朋友，作为电脑高手的他，包办了我多年的电脑维修和系统重装，并且随叫随到，直接导致了我至今连装系统也不会。世界这样小，我保不齐会遇到她们后来的男友，我知道怎么辨认他们，他择辣椒择得干净，他煎鱼不糊，他在公共汽车上打着电话：“怎么还不来，电脑再不整好，股票没法看了。”

从前流行过一篇文章：《好女人是一所学校》，后来有气不忿的男人写了《好男人也是一所学校》，但不论跟谁在一起，不学点什么是不可能的，男女平等，大家都是一所学校。而这样持续地转校、持续地学习下去，我们难保不能成为一个完美的人。

也有没学好的，且不说贼公贼婆、邦妮和克莱德、天生杀人狂，都是互相感染互相学习的结果，社会新闻栏里，常常展示恶劣的学习结果，看：“2005年，她在呼和浩特市交了男朋友，没想到男朋友是个瘾君子，谢某受引诱染上了毒品。同年4月，她因吸毒被公安机关抓获，被强制戒毒6个月。”

我不吸毒，我还会择辣椒，却还不是在等待新的学习机会？大家也都有可圈可点之处，大家都是好人，但好人却也不能在一起。情路流离辗转，最怕千锤百炼出了深山，还是留得清白在人间。